

“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Z”构式探微

葛厚伟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文章对现代汉语中“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的构式特征与逻辑意义、构式内部关系与语义变异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揭示了构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形成的动因与理据。从表示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到“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理想、激励人们要有上进心”,构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形成了常态表述,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正常预期;流行构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的反常规异态表述,则反映出语言句式框架的演变路径,折射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和追求“双向度人”的潜意识。

[关键词] “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Z”; 内部关系; 语义变异; 演化动因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2-0097-05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日趋明显,随着社会持续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为了表达人们对事物独特的认知或满足交际需要,各类新词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近年来网络流行语也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如:任性、给力、土豪、杯具等,其形式和内容的日趋丰富多彩,引起了媒体、学术界、大众乃至官方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一系列流行构式(fashion construction)也陆续派生和形成,大多数流行构式是一些特定的句式,比如:“恋爱虽易,结婚不易,且行且珍惜;吃饭虽易,减肥不易,且吃且珍惜→XX 虽易,X 不易,且 X 且珍惜”、“我嘞个去、我了个囧→A 了个 B”、“‘官员不会办登机’的娇嗔,也是让人醉了;美丽中国,看得我也是醉了→X 也是醉了”、“高校经费都去哪儿了、地沟油都去哪儿了→X 都去哪儿了”等等。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逐渐成为国际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其发展可谓异军突起。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构式语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Fillmore & Kay 的构式语法理论、Lakoff 和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Croft 的激进构式语法。Goldberg 在她的构

式语法理论奠基之作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中认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子(pairing),任何语言结构形式,只要其形式和功能的一些方面不能够从其组成部分或业已存在的构式中完全推知,都可以看做是构式^[1]。根据 Goldberg 的观点,每一个构式都是一个独立的形义结合体。受此启发,英语中像“by and large”这样的构造就是一个构式,现代汉语中大量使用的“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Z”句式也是一种颇具汉语特点的流行构式。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现代汉语中“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的构式特征与逻辑意义、构式内部关系与语义变异进行分析,再揭示构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形成的动因与理据。本文例句选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国知网和百度网等平台的实例,所有例句均标明出处。

一 构式的特征与逻辑意义

(一) 构式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座右铭,作为人生信条,来激励自己去拼搏,去奋斗。这句话类似《易经》中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都是说,无论是治学还是立事,一定要志存高远,要敢于超越,这样才能做出大成就。由“不想

[收稿日期] 2015-12-20

[基金项目]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高校外语教师胜任特征的模型建构与测评研究”资助(编号:ZGWYJYJJ2014A46);安徽省教学研究一般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双语教学的整体性改革与创新研究”资助(编号:2014jyxm376)

[作者简介] 葛厚伟(1979-),男,安徽天长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滋生的构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如:

(1)不想当教育家的校长,不是好校长。(半岛都市报)

(2)不想当天下第一的民族不是好民族。(中国知网)

(3)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不是有出息的运动员。(CCL 语料库)

(4)不想当元帅的战士就不是好兵。(CCL 语料库)

(5)不想做烹饪艺术家的厨师不是好厨师。(中国质量新闻网)

(6)姚贝娜:不想走红的歌手不是好歌手。(中新网)

(7)不想和公婆同住就不是好媳妇?(青岛新闻网)

X 和 Y 通常表示人主体,也可以表示无生命个体。该构式的前后两个分句中间常常省略逗号,后一分句中的“好”字可以用其他相关形容词代替(如例 3 中“有出息”)。后一分句常有“就”、“决”、“便”等副词与否定词“不”搭配(如例 4 中的“就”)。前一分句中的“当”可以由“做”等其他动词代替(如例 5)。前一分句中的“当 X”常被 V 代替,如例 6 中的“走红”代替了“当歌星/歌唱家”,从而简化为“不想 V 的 Y,不是好 Y”。另外,这一构式前一分句中的“Y”也常省略,进一步简化为“不想 V 就不是好 Y”,如例 7 中省略了“媳妇”,可以还原为“不想和公婆同住的媳妇,就不是好媳妇?”

(二)逻辑意义与构式义

从句式上看,“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就是典型“不……(就)不……”格式的一种表现,有学者把这种句子称为“双重否定复句”^[2]或“连续否定复句”^[3]。考虑到避免与单句内双重否定这个概念相混,以及明确前后分句都不止一个否定小句,张雪平称之为双否定结构句式^[4],该结构的特征是复句的前后分句中连续使用“不”、“无”或“没有”等否定词,形成连续否定小句,前面的否定小句表示假设条件,后面的否定小句表示推断出的否定性结果,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等。

双否定结构句式一般表达充分条件关系,但逻辑语义上表示必要条件关系,逻辑学界多数人把它当作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含义是:当条件 p 不存在时,结论 q 一定不成立,则 p 是 q 的必要条件,即“没它不行”,可表示为:只有 p,才

q 或 $p \leftarrow q$ 。推理有效式为:非 p,所以非 q;q,所以 p。其推理规则为:否定前件能否定后件,肯定后件能肯定前件;肯定前件不能肯定后件,否定后件不能否定前件。根据以上分析,“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一句式的逻辑语义可概括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有想当将军才是好士兵;是好士兵,就要想当将军;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一定是好士兵;不是好士兵,不一定不想当将军。

从例(1)-(7)可以看出,“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形式相对多样化,结构本身具有了独立于各个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而该整体意义是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业已存在的句式完全推知的。该构式的概括性构式义为:某主体从事某一职业/身份,说话人对其提出高标准,激励其做出成就。从该构式的结构上看,否定词分别在两个分句中,构式的整体意义却是肯定的,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理想、要有进取心,但比肯定所表达的语义更加强调,语势更强烈,表达感情更特殊,修辞效果更明显,使人坚信不移。例如:

(8)从十几岁当兵开始,我的座右铭就是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做任何事情都追求点新意……。(CCL 语料库)

二 构式内部关系与语义变异

通过对相关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作为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理想、激励人们要有上进心的一种特殊编码形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构式内部的两个分句所涉及的义域范畴具有多样化特点,之间形成常规关系和反常规关系。

(一)常规关系

Putnam 提出了“常规”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正常情形的理想化心理表征”^[5],Hurford 将其定义为“事物的典型特征表”^[6]。沈家煊指出:“从认知处理上看,空间上相邻的成分如果在神经结构上有象似的邻接性,那么神经元的激活就可协同发生,从而缩短处理时间。”^[7]常规关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办法,是一种以建立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通常具有较大的人类通性,是抽象化、概念化加深的关系。人们认知中建立起来的“常规关系”之一就是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之间的某种依存关系,我们依靠这种“常规关系”来进行传递和推导隐含义。

(9)不想当总统的州长不是好州长。(中国知网)

(10)范冰冰访谈:不想演武则天的女演员不是好演员。(新华网重庆频道)

(11)不想出名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搜狐滚动)

(12)不想做设计师的裁缝不是好裁缝?(腾讯网)

(13)不想群众所想的书记不是好书记。(成都日报)

(14)不想当化学家的牙医不是好牙医。(中国日报网)

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句式中,“将军”和“士兵”同属军队职位义域,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之间属于常规联系,而且很容易产生一个相关语义量级(semantic scale)。沈家煊认为单向衍推关系的建立必须先按某个维度建立一个“语义量级”,说话人和听话人必须共同建立语义量级后方可理解对方^[8]。就该句式而言,其语义量级模型为D:X>Y(D代表特定的维度,X、Y表示该量级上两个点),具体为职位高低维度:将军>士兵(将军比士兵军衔大、职位高)。

由此,例(9)-(14)涉及的相关语义量级可依次分析为:

职位高低维度:总统>州长

演技高低维度:能演武则天的演员>普通女演员

名气大小的维度:出名的演员>普通演员

设计水平的高低:设计师>裁缝

是否为群众着想维度:想群众所想的书记>普通书记

化学知识水平高低维度:化学家>牙医

以上这些“不想当X的Y,不是好Y”句式符合相关的量级模型,逻辑推理成立,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正常预期(normal expectation)。常规关系中也存在一些特殊句式,例如:

(15)戏评:不想阅兵的领导不是好首长。(新浪网)

(16)不想做直辖市的保定不是好古城。(腾讯网)

(17)不想做诚实人的老师不是好招生者。(凤凰资讯)

(18)不想做导航的后视镜不是好屏幕。(慧聪网)

可以看出,“不想当X的Y,不是好Y”演变为“不想当X的Y,不是好Y'”,其中Y与Y'仍属相同义域范畴,在各自的语义场中Y'为Y的上义词,且语义量级模型为D:Y'>Y,如例(15)中,在军队和行政机关中“首长”的职位高于“一般领导”。例(15)-(18)因X、Y和Y'同在一常规认知义域范畴内,之间有类属关联且符合语义量级模型(即D:X>Y'>Y),其认知逻辑推理仍属于常规关系,形成常态表述,仍体现了构式的核心义,反映了社会公众的心理

预期或者说话人的心理预期,有利于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

(二)反常规关系

事实上,具有某种身份的主体适合从事何种工作、采取何种行为,其社会生活中会承担什么职责、履行某种义务、承受何种待遇,以及事件化了的动作行为能够造成某种状态、产生何种结果,这些都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一定的常规关系,固化在人们的背景知识之中,成为一种理想化的认知模式^[9]。因具体语境和表达效果的需要,语言交际中常出现违背常规关系情况,出现不符合听话人预期的结果。“不想当X的Y,不是好Y”演变为“不想当X的Y,不是好Z”,其中X、Y与Z不完全属于同一义域范畴,不能构成有效语义量级模型;X、Y和Z义域范畴之间形成反常规扭曲关系,表达出言者出乎意料的主观评价,这是一种异态表述。

(19)不想当厨子的法官不是好庭长?(凤凰网)

(20)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厨子。(中国知网)

(21)不想当前锋的门将不是好后卫。(网易新闻)

(22)宁财神:不想当导演的编剧不是好制片。(搜狐娱乐)

(23)不想当裁缝的厨师不是好司机。(CCL语料库)

(24)不想当辩手的诗人不是好老板。(中国知网)

(25)不想当司机的管家不是好厨师。(中国知网)

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中,X、Y和Z部分属于同一义域,但整体没有比较的维度,不构成语义量级模型,如例(19)和(20);在例(19)中“法官”和“庭长”属于“法院”这一义域,但是“厨子”却不属于这一范畴,所以三者之间整体不具有可比性。同时X、Y和Z虽属同一认知范畴,但X、Y和Z均不构成上下语义关系,彼此之间不具可比性,如例(21)和(22);例(21)中“前锋”、“门将”和“后卫”虽同属“足球比赛”这一认知域,但三者间不能形成语义量级模型。

另一类中,如例(23)、(24)、(25),X、Y和Z都不属于同一义域,之间毫无类属关联,完全不具有可比性,该句式表达了反预期结果,形成了反常规扭曲的异态表述,例(23)现在广为流传,“裁缝”、“厨师”和“司机”的联用构成了一种突破常规关系的反预期行为,带有强烈的调侃意味和滑稽感。

从以上两种构式内部关系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语言的使用,“不想当X的Y,不是好Y”构式的语义发生了变异现象,即在一定动因的作用下,构式原

有核心语义特征保持得越来越少,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涉范围,不断产生了新的使用方式,构成了一种反预期行为,句义发生不可推导的情况,构式语义发生变异从而构成新的构式义,即形成“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构式。构式语义变异这一现象充分显示了构式不仅具有基础性、静态性、原型性特征,也具有进化性、动态性和多义性特征。现任才俊青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的任牧,曾是人大校辩论赛明星辩手、2007 年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最佳辩手,也是人大青年读书社社长、“80 后”诗人代表之一,在当前提倡“万众创新”的“互联网+”时代,选择了一条艰辛创业之路,并且成功当上老板。例(24)“不想当辩手的诗人不是好老板”这一构式,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任牧面对现实,能够清晰认识自身优势并将其充分展示出来,从而激励年青一代向之学习。“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构式的构式义实则强调一个人应该经常自省,对知识技术的追求不仅限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内,要广泛涉猎,不断发现自己的优势以及不足之处,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更加成功,最终在现代多元性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 构式演化动因与理据

(一)内部演变

语言的重要功能是传递信息,信息包含了以词语方式编码的个别信息和以框架方式编码的关系信息,个别信息有关事物个体,关系信息则有关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语言中句式框架编码是最基本、最抽象的关系信息,是句子语义表达的抽象,在具体的语境中,将适当的词语填入句式框架,就可以形成具体的句子语义表达,充填就成了框架与表达语境建立关系的途径和手段。俞燕、仇立颖根据使用频率和稳定性,将框架现象区分为三类:仿拟性框填——流行性框填——习语框填,从偶发的仿拟性框填到被高频且短暂使用的流行性框架,再到长期被高频且稳定的习语性框填,这正是演变的路径^[10]。

最初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言于战争,鼓舞士兵要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语言的使用,“将军”不再狭隘地指“一种军衔”,而是代表一种“崇高理想”,用来表达“言者激励对方要树立崇高理想,积极进取”的语义,这种偶然的临时形式开始只是修辞性实体构式,只在特定的言语场景中才能推导。

由于人们使用的需要和兴趣,实体构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断用于不同的言语场

景,逐步脱离对原话语的情景意义的依赖,形成“经过框架提取和规则化形成具有能产性的关系构式”^[11],原实体构式演变为仿拟性框填“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的框架结构,其中需要替换填充的空位 Y 是名词性成分,有时前一个 Y 可以省略, X 既可以是名词性成分也可以是动词性成分, X 和 Y 是框架的变项,剩下的语言成分则是框架的常项。构式义演变为:某主体从事某一职业/身份,说话人对其提出高标准,激励其做出成就。如例(1)-(7)。

以“title: (不想 不是好)”为条件,通过百度网搜索近一年的语料(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0 日),经筛选发现共有 716 条有效语料,随机选取前 100 条,统计发现:26 条属于“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构式,74 条属于“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构式。从仿拟性框填“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Y”,演变为“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逐渐形成新的流行性框填。“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中, X、Y、Z 之间突破了常规的语义量级模型约束,表达更加自由,形成了反常规扭曲的异态表达,更多的陈述对象能够纳入到构式中,该构式被高频率使用于更多的言语场景,使用更加流行。流行性框填的发展方向有二:其一,大多数流行性框填逐渐退出流行舞台;其二,演变为习语性框填,成为人们语言知识的一部分,且像一般词汇一样,广泛用于日常话语中。目前流行构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还尚未成为习语性框填。

(二)外部诱发

语言使用主体的主观认知、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新传媒的发展,都对流行构式起到外部诱发作用,使其得以迅速传播。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基于人对外界的感知和体验,体现了人的认知,人们的体验和认知事物的方式决定语言形式。流行构式“不想当 X 的 Y,不是好 Z”的发展与传播,与人的思想意识、心理感知和社会文化密不可分。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单向度”一个概念,马尔库塞认为单向度的人是没有自我的人、没有创造性,只有肯定、接受这一个向度,而丧失了批判、质疑、否定与超越社会现实的能力^[12]。马尔库塞人本思想认为社会需要实现“双向度的人”,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不仅有外在的向度——对现实社会的认同和适应,而且还有内心的向度——对现实进行批评和否定的意识和潜意识;双向度的人意志自由得到了张扬,人的目的性价值得到了凸显。

马斯洛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需要最

高层次是“自我实现”，而马克思所设想并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充分的发展，不断质疑、批判多年来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一“真理”，他们认为不是人人都适合当将军，平凡并不等于平庸，不能耻于自己的平凡。人人都想当将军，那有谁来当士兵？雷锋是士兵，为什么雷锋精神永存？追求“当将军”的日子就很精彩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不体现当下社会中，人们对现实的思考、质疑和否定。流行构式“不想当X的Y，不是好Z”的构式义实则强调一个人应该经常自省，不仅限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内，要广泛涉猎，做到胸有大智慧，心有大未来，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该构式的广泛使用，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知和心理认识，折射出人们追求“双向度人”的潜意识以及向往自我升华的意志。

除了上述分析的动因和理据外，“不想当X的Y，不是好Z”构式之所以广泛用于网络语言，大量出现在各种新闻、娱乐报道标题中，也反映了人们对语言表达追新逐异的心态，再加上其“熟悉”的身份特征，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具有更高的认知显性度，更加显目，会让读者和观众感到新奇有趣，从而留下深刻印象。

综上，从表示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到“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理想、激励人们要有上进心”，“不想当X的Y，不是好Y”构式形成了常态表述，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正常预期；流行构式“不想当X的Y，不是好

Z”的反常规异态表述，则反映出语言句式框架的演变路径，折射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和追求“双向度人”的潜意识。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 李琳莹. 现代汉语双重否定复句初探[J]. 天津师大学报, 1997(2):63-65.
- [3] 唐厚广. 连续否定复句与假言判断[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49-52.
- [4] 张雪平. 双否定结构句式的情态表达功能[J]. 当代修辞学, 2015(1):22-27.
- [5] Putnam Hilary.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M]. Cambridge: CUP, 1981.
- [6] Hurford J R. *Semantics: a Coursebook*. Cambridge: CUP, 1983.
- [7]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1):2-8.
- [8] 沈家煊.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J]. 中国语文, 2001(6):483-493.
- [9] 唐雪凝. 试析“单数人称代词+一个NP”结构[J]. 齐鲁学刊, 2013(2):146-151.
- [10] 俞燕, 仇立颖. 框填式流行语何以如此流行? [J]. 修辞学习, 2009(6):71-80.
- [11] 刘大为.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下)[J]. 当代修辞学, 2010(3):7-17. 2010(4):14-23.
- [12] [德]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On Construction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Y/Z

GE Hou-wei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al mean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semantic vari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onstruction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Y” in detail, and reveals the forming motivation and reason of construction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Z”. From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hypothetical judgment to “encouraging people to have a broad ideal, motivating people to have the desire to do better”, the construction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Y” forms the normal expression, reflecting people’s normal expectation. The anomaly expression of popular construction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Z” reflects the evolution path of language sentence framework, and indicates people’s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the unconsciousness of pursuing “Two-dimensional man”.

Key words: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Y/Z”; internal relationship; semantic variation; evolutionary dynamics